

20140402 [新聞追追追] 黃國昌老師講到眼眶都紅了

註記：未特別標示發言者之段落，皆為黃國昌老師發言

其實我心裡很難過，我講我為什麼心裡難過，3月17號，張慶忠做了那樣的事情的時候，我們看到了掌握權力的人，有人積極地護航，額首稱慶；有人擔心自己個人的利益，怕未來可能沒有辦法被提名，或許有批評，但是沒有採取任何積極的作為想要去改正他。

有一群年輕人，他們很清楚地知道他們做了這件事情，要承擔法律責任，但是他們扛下了，他們是一群沒有權力的人，他們所展現出來的勇氣，他們所展現出來為臺灣社會思考的高度，遠遠高過了這些掌握權力的人。我為什麼難過？當這個國家掌握權力的人，不是抱著權力的大腿，比較不堪的，比較消極地就是想著自己的權力如何維續，對比這一群年輕人做的事情，真的一點點慚愧都沒有嗎？

安幼琪：顯然沒有啊。

第二件事情，我剛剛看到方仰寧先生在為白狼先生辯護所講的話，我心裡更是感慨，10月8號晚上，針對馬英九總統他所搞出來的毀憲亂政，把整個國家搞得烏煙瘴氣的事情，我跟飛帆、為廷、魏揚，我們都跑到總統府前面，晚上11點，我們沒有開大卡車去衝撞，我們只有拉布條，我們甚至也沒有宣傳車，那當然更不會在總統府前面說出像白狼先生那種不堪入耳的話，我們說明了為什麼我們認為馬總統毀憲亂政，為什麼這個政府必須要有人為這件事情負責，方仰寧先生那一天晚上也在現場，在很短的時間之內舉了三次牌，用很粗暴的手段把我們拖上了鎮暴車，開車到野外去丟包。

結果現在這些，我姑且，黑道也好，更生人也好，曾經畏罪潛逃中國大陸，被通緝，回來臺灣還要經過特殊安排的人，率了一群人，在那邊用那樣子的字眼，那是當然是他們的言論自由，當然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，每個人也有做小丑的自由，面對那樣的行為，警方有舉牌嗎？他們所造成的公共安全危險的程度不會高於我們嗎？

但是方仰寧先生，他不僅不舉牌，不警告，諸多維護之詞，讓我們看到了我們的警察是如何在面對所謂的更生人，或者是黑道大哥，或者是曾經被通緝，目前還

在交保，進行審判程序中的人，跟另外一群學生，那這樣子的執法態度，我們當然知道基層的警察都很辛苦，我們在立法院跟那些基層警察聊天的時候，其實很多人都支持我們，但是是什麼樣的權力結構，讓一個掌握警察控制權的分局長，做出這樣的差別待遇？

安幼琪：那他打學生的時候，為什麼不講學生是臺灣人，結果這黑道上台的時候，他就說黑道是臺灣人，這不是很奇怪嗎？所以國昌老師，我剛剛看你眼眶都紅了。

也沒有啦，就我覺得到目前為止，所有的老師、所有的學生、所有NGO的朋友，我們大家都勇敢地堅定地站在一起，我們一定會跟這個不義，不公義的制度對抗到最後一刻。